

古怪神奇堪比**天下霸唱**

悬案迷情直追**南派三叔**

# 盗墓门

「长篇盗墓小说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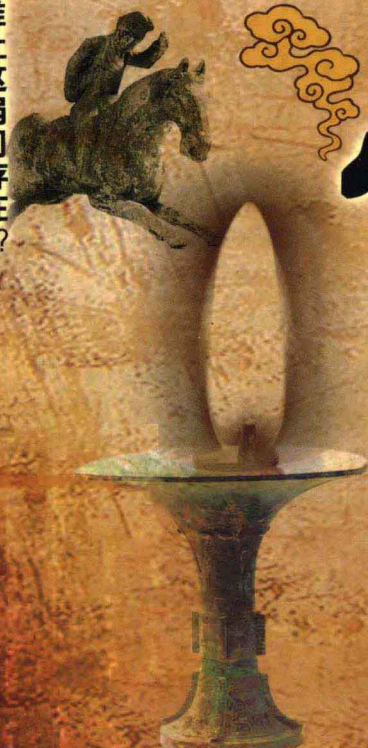
浮生 / 著

盗墓本是一门高超的技术活！记住，  
进这扇盗墓奇门，一定要带根蜡烛，

一定要！

一扇门的打开，都必将导致另一扇门的闭合，是谁让这扇门存在？

千年梁王古墓，古怪飞禽走兽，穿越盗墓奇门，映射灵魂载体，是谁在一手策划？



sina 新浪读书  
book.sina.com.cn

腾讯读书  
BOOK.QQ.COM

天涯文学  
ebook.tianya.cn

盛大文学  
Clouday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「长篇盗墓小说」

# 盜墓門

浮  
生  
／  
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门/浮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1. 10  
ISBN 978-7-5113-1739-1

I. ①盗… II. ①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8626 号

## ●盗墓门

---

著 者/浮 生

策 划/刘凤珍

责任编辑/宋 玉

责任校对/志 刚

装帧设计/周吾设计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17 字数 230 千字

印 刷/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739-1

定 价/30.00 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# 目录



## 长篇盗墓小说

- 第一章 我在哪里 / 001
- 第二章 峡谷之行 / 005
- 第三章 山洞遇险 / 009
- 第四章 僵尸先生 / 013
- 第五章 怪虫螻蛄 / 017
- 第六章 幽谷密室 / 021
- 第七章 骷髅前辈 / 026
- 第八章 一线生机 / 030
- 第九章 地道之内 / 034
- 第十章 智斗大蛇 / 037
- 第十一章 逃出生天 / 042
- 第十二章 盗墓之辩 / 047
- 第十三章 三人之约 / 051
- 第十四章 神奇经历 / 057
- 第十五章 准备出发 / 061
- 第十六章 凶多吉少 / 065
- 第十七章 巨型天牛 / 069
- 第十八章 无字天书 / 073
- 第十九章 重重迷宫 / 077
- 第二十章 阴阳六合 / 081
- 第二十一章 勘破机关 / 084
- 第二十二章 燃烧的蜡烛 / 088
- 第二十三章 奇怪的人 / 095
- 第二十四章 行尸走肉背后的秘闻 / 100
- 第二十五章 爬出一个人 / 106
- 第二十六章 来龙去脉 / 111
- 第二十七章 嗜毒宝玉 / 117

- 第二十八章 脱困 / 123
- 第二十九章 打不死的肉体 / 128
- 第三十章 噩梦成真 (上) / 133
- 第三十一章 噩梦成真 (中) / 139
- 第三十二章 噩梦成真 (下) / 145
- 第三十三章 真正的高手 / 151
- 第三十四章 突然出来的黑影 / 156
- 第三十五章 休门 / 162
- 第三十六章 悬棺 / 168
- 第三十七章 黑毛僵尸 / 175
- 第三十八章 禁地 / 182
- 第三十九章 夺宝 / 190
- 第四十章 尸山 / 195
- 第四十一章 幻听 / 201
- 第四十二章 重逢 / 206
- 第四十三章 鬼魂的召唤 / 211
- 第四十四章 一模一样 / 215
- 第四十五章 预言 / 221
- 第四十六章 四幅图案 / 226
- 第四十七章 机关 / 232
- 第四十八章 友情和宝物的取舍 / 238
- 第四十九章 冤家路窄 / 242
- 第五十章 最后一战 / 246
- 第五十一章 阴谋 (上) / 251
- 第五十二章 阴谋 (下) / 256
- 第五十三章 结局 / 262



## 第一章 我在哪里

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眼前模糊不清，只有上方惨白的光照得很不适应。后脑勺疼痛难忍，脑袋里嗡嗡不止，伸手摸了一把，血液已经凝固，恐怕是伤到骨头了。

我挣扎着坐起，发现身上腿上压满了石头，还好全是碎石，否则早就一命呜呼。我轻轻地揉着眼睛，看不到东西的感觉真的很难受，脑中一个念头闪过，我不会瞎了吧？幸运的是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，不大一会儿，世界在我眼前开始逐渐清晰，刚才的亮光来自一只手电筒，它静静地躺在离我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，灯头射出的光正好照在我脸上，只是灯光却不像刚才看到的那么白茫茫的，不知道亮了多久，已经变成微弱的黄光。

扶着石头，我蹒跚地走向电筒，拿起来查看我所在的环境。这是一道山底裂谷，不知道有多长，也不知道有多宽，只是从身边的岩石裂痕上看来，像是刚刚断开，跟其他几个面截然不同。难道地震了？我这样想，脑海中过电影似的回放着去年汶川地震的情形，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地之口所吞噬。

回头看时，身后有一条缓缓流淌的暗河，它那么平静，那么镇定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始终保持着这种姿态。

我可不愿意承认什么都没发生，身上的伤，伤口的痛，都高调地向我昭示着我所经历的一切，可努力回想时，却一点都想不起来。

我举起电筒向上照，想看看裂谷有多高，有没有地方上去。然而电筒那暗淡的灯光根本没能力照到上面，五米开外全是一团漆黑。

我绝望地走向暗河，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一条出路。谁知刚迈了两



步，便被脚下一个重物绊倒了，忙拿电筒去照，原来是我的登山包，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东西，看到它我有了一丝丝的安慰，或许从它里面可以找到些线索呢。打开登山包，我开始犯嘀咕了，里面有衣服、绳结，是不是我在登山或旅游，遇到地震，然后我掉进了地震裂谷了呢？或者是不是根本没有地震，是我钻到某个山洞里掉进这个裂谷了呢？没有人回答我，我不得而知，只能一遍遍地猜测。接着在包里我发现了无烟炉、火机，还有一些螺丝钉，登山扎孔用的铁镐，诸如此类的登山用具。

印象中似乎有人告诉过我，如果在野外或山林中迷了路，千万不要乱走，只要顺着河流往下走，一定能够遇到人烟。在这山底遇到人烟的可能性不大，就算遇到也可能是鬼魅，不过出路应该还是可以找到的吧，山泉总要流出去的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把沉重的登山包背在身上，沿着暗河往下游走，哪怕走十天半个月，能重见光明就好。

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求生欲都是很强的，有时候羚羊能够跑过一头追赶它的猎豹，人也是一样，为了活下去，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潜力。我拖着受伤的身子，身上背着二三十斤的包，忍住脑袋的疼痛，一步一挨地走在坑坑洼洼的暗河边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约莫着起码走了五六个小时，除了渴了喝口水，腿疲惫得僵硬了都没停下来。可是眼前仍是一小片灯光和无尽的黑暗，半点找到出口的迹象也没有。

据说监狱中惩罚不听话的犯人的一种方式就是关禁闭，把犯人单独关在又窄又矮的黑屋里，让他去感受那份孤独与黑暗，很多人都承受不了。而此时我的处境更甚于关禁闭，比之更多了一份恐惧，对未知的恐惧，对死亡的恐惧，这一切都悄悄地折磨着我的神经，使我的心越来越烦躁，慢慢失去耐性。

忽然，暗河里“噗通”一声，就像一块巨石从很高的地方被扔进水中，让我即将涣散的神经瞬间绷紧。循声望去，河水被水下什么东西搅动得波涛阵阵，而且游来的方向正是我这边。我连忙熄灭电筒，蹲伏在地，屏住呼吸，生怕发出声响被它听见。只听到那家伙上了岸，熟视无



瞎地从我身边爬过，又往前爬去，没多久就停了下来。我捂住电筒，只露出一丁点灯光，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，走到一道拐角旁边，我停了下来。

我犹豫着，想跟踪它去看看到底是什么，可又害怕会有危险。最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，我迈过了拐角。

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，这种溶洞是地下水沿可溶性岩的裂隙溶蚀扩张而形成的，由于岩石没有完全溶蚀，留下了千奇百怪的奇特景观，有的像雨后茁壮生长的春笋，有的像礼堂挺拔而立的柱子，还有的像一串珠帘，美轮美奂，在电筒的照射下，散发着不同的色彩。

我边走边注意地下，想找到刚才那家伙藏在哪，却被一堵青黄相间的大石挡住了去路。大石也是水蚀溶岩，表面光滑得像上了一层釉，甚至可以把灯光反射回来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我正在感叹大自然造物之神奇，从大石后面传来了喀吧喀吧吃东西的声音。我靠在大石上伸头偷看，看到让我终生挥之不去的一幕，那简直成为我的噩梦！只见一只硕大的怪物托着一具尸体津津有味地啃着，尸体的头部已经被啃掉一半。而向里望去，规模庞大的山间裂缝里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的全是尸体，成千上万数之不尽。尸体有男有女，清一色的一丝不挂，面部微露笑容。从尸体的颜色上来看，他们有些已经死了很长时间，而有些应该刚死两三天左右，可这么多的尸体从哪来的，怎么可能一夜间被搬进这山底溶洞呢？

那怪物状似鳄鱼，个头比普通的鳄鱼还要大，身上不似鳄鱼的肉疙瘩，取而代之的是片片鳞甲，它尾巴很短头很粗，大嘴一张，尸体的一颗脑袋两口吃完。也许是在无光的世界里生活久了，眼睛已经退化得只是摆设，电筒光照在它身上毫无反应。我越看越心慌，连忙转身逃跑，不想走得急，踢飞了脚下的一颗石子，那怪物眼睛不管用听觉却好得出奇，听到响动，嘴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掉头向我爬来。我吓得直打哆嗦，慌不择路，抱着一根石柱爬了上去。刚在石柱上坐定，怪物便来到下面，呼呼地用蛮力推我坐的石柱。好在石柱够坚固，它在下面再怎么





使劲却也只如蚍蜉撼大树，我依然稳坐钓鱼台。

怪物似乎意识到自己在做无用功，便停下来换一种方式，它趴在石柱下一动不动，来个守株待兔，然而这可苦了我。这根石柱孤零零站在溶洞中央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又没有左邻右舍，我待在上面是暂时安全了，但是如果下面怪物一直赖着不走，我必须在这根柱子上度过我的下半生。

漫长的对峙枯燥无味，以至于我想在这做缩头乌龟倒不如下去跟它真刀真枪决一胜负，但看着它那体格，还是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做回孙子又如何。怪物很有耐心，一守就是几个小时，最后干脆趴地上美美地睡了，羡慕得我也瞌睡连天。

还没闭上眼休息一会儿，背后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声音很近，就像贴着我的背喊的。我刹那间心跳直升一百八，转身用电筒去照，哪里有人，我现在在两米多高的石柱上，如果有人在我背后，那岂不是飘在空中了吗？想到此节，阵阵寒意向我袭来，难道——有鬼！没容我多想，背后又是几句，“白云山，白云山，你听到了吗？”我下意识地大声说：“你是谁，你在哪里？”那声音道：“你终于肯说话了，不要害怕，保护好包，保护好夜明珠……”然后就是呜呜声，听不清说的什么了。

我这才想起来包里还有个对讲机，肯定是它在作怪。这样一来也就是说我还有同伴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估计他们很快就找到我了。对了，刚才他说什么夜明珠？我连忙拿下包，原来最外面那个口袋刚才我没去查看，里面装了个木盒子，打开盒子，眼前顿时亮了起来：一颗排球大小的珠子装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，发出万道光芒，溶洞顿时彻如白昼。在我的眼睛接触到它的一瞬间，所有的记忆顿时涌上心头，夜明珠，这就是我们千辛万苦寻找的夜明珠！



## 第二章 峡谷之行

2009年金融危机，我在上海开的公司倒闭，心情比较低落，一时间也没决定要做什么，先回皖南老家转悠。

那天中午，我一个人去馆子里喝闷酒。刚坐下，迎面走来一个粗壮的中年汉子，一米八左右，满身的肌肉隔着衬衫都能感觉得到。远远望去，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

只见中年汉子进了馆子，径直向我走来，在我桌子对面站住。我正在驱使着脑细胞思索究竟在哪里见过或者惹过这号人，他却伸出右手到我面前，满面带笑着说道：“白云山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在他伸出手的一刹那，我瞟到他手腕上的那块黑痣，标准的圆，活似一枚硬币，没错，就是他，我的大学同学，孙金元。

我忙伸出手握住他那只浑厚的手，招呼他坐下，撬开啤酒瓶满满倒上两杯，一饮而尽来纪念这么长久的分离与这次意外的相遇。

1994年我和孙金元从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就没有聚过，一晃十五年，每个人都过着自己不同的生活，仿佛今生再也没有交集，现在竟然又坐在一起饮酒谈天，就像梦一场。

我感叹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看着对面的你，仿佛又回到大学时期，只是当时还有我们的小仙子王仙瑶，你跟她还有联系吗？”不知怎的，我说出了“小仙子”这个词，话出了嘴才觉得不妥，毕竟如今都那么大年纪，不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了。

“小仙子，”孙金元呢喃着说，“其实大学生活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除了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日子，特别是那次峡谷之行！”

我连忙点头赞同，提到峡谷之行，那是我今生都无法忘记的一次经



历，当其他记忆慢慢地变成毛玻璃一样模糊的时候，它依然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，因为经常有一双手去擦拭它，让它变得明亮。

那是大二暑假的事，我与孙金元、王仙瑶放假没回家，准备找几份家教工作磨砺自己，顺便赚点外快。他们俩是我在大学最好的朋友，有许多共同的爱好，因此做什么总是一起出动。

我跟孙金元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人的手腕上都有一块黑痣，不同的是他的在右手手腕上，圆圆溜溜，而我的在左手手腕上，但也是圆圆溜溜。

事情发生在放假第三天，当时我们工作已经落实，还剩几天的余暇，孙金元说想出去玩玩。学校没几个人留下了，我们正空虚无聊，于是一拍即合，最后决定去几十里外的大峡谷。据去过的同学说，大峡谷风景优美，尚未开发作旅游景点，原始生态保存得很好，值得一游。

众所周知，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，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。地形一般以元江谷地和云岭山脉南段的宽谷为界，分为东西两大地形区。东部为滇东、滇中高原，称云南高原，是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，地形波状起伏，表现为起伏和缓的低山和浑圆丘陵，蕴育着各种类型的岩溶地形。西部为横断山脉纵谷区，高山深谷相间，相对高差较大，地势险峻。

我们所在的位置在云南省北部偏东，是一个山间城市，此地属于梁王山支脉，起伏相对较小，没有规模庞大的山峰与谷地。大峡谷是这里较深的一个山谷，站在边缘俯视峡谷，一层层的温带阔叶植物把峡谷覆盖得深不见底，估计要填一二十层楼才能使之与地面齐平。放眼望去，大峡谷就像是一条蜿蜒盘旋的游龙，绵延不知道多少里。

在一处转折的地方，有条石砖砌成的阶梯往下延伸，直插进无尽的丛林深处，茂密的植被笼罩着这条小路，搭成一道天然的长廊，虽说昆明四季如春，但来到此地，沁人心脾的凉气也让人不由得心底一净。

沿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的古老的石阶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谷底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脚下是碧绿稠密的草铺成的地毯，上面点缀着无



数不知名的花朵，五颜六色。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把地毯分做两块，小河缓缓流淌，和林间的鸟儿一起演奏着大自然的乐章。仰观头顶，绿色植物遮住了大部分天，只留下中间一条，像是纷飞的天蓝绸带，或许是哪个跳舞的仙人挥动的一根彩带。

王仙瑶兴奋得像只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，说要知道这里这么美她早过来了。她一会儿摘花，一会儿掬水，又用树枝编成三顶帽子，给我们一人一顶戴上，说是给我俩的奖励。

我们玩得很尽兴，边走边聊，不知道走过了几个分岔口，忽然孙金元停下来回头说：“你们谁记得回去的路？”

我们被他问愣住了，缓了一缓我才说道：“这不是有脚印吗，谷底土这么软，肯定会有脚印留下的。”边说边自信地转过头来，傻眼了。土软是没错，但不知为什么这里的土恢复得那么快，仿佛是海绵一般，踩了一脚又迅速变回原状，身后十几步外已经看不出踩踏的痕迹，连草都没有受伤或折断的样子。

这一惊不小，大峡谷七弯八折，人言有九九八十一个分岔，每个分岔都没有大的变化，不注意还真分辨不出来哪个是哪个。我们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，分不清究竟置身于哪个分岔之中，向上望不到天，不能观日月而辨方向，地下也没有标志，就算顺着河流走也不知道究竟要到哪年哪月才能走到边。爬山就更加不现实了，陡峭的岩石上长满了多汁植物，还有青苔之类的，半路掉下来不摔死也得摔残废，更何况连个着手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

气氛一下子沉闷下来，三个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心情好的时候不觉得累，现在才想起来，这半天不晓得走了多少路，两腿已经发酸了，王仙瑶更是蹲在地上站不起来，还着急地让我们想办法。

“我认为这个大峡谷应该不只有那么一个出口！”孙金元观察一会儿远近的地形才说道：“坡度稍缓的地方，就应该有人修路，就像我们来时的那个拐角处。只是两道石阶之间的距离一定不会近，所以我估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找找看吧。”



我点头同意，有个成语叫做无独有偶，有一就有二，眼下我们只能如此了。

王仙瑶被我们硬拖起来拉着漫无目的地走，没有了闲情逸致，在软绵绵的草地上走一步比平时三步还吃力，半小时下来，我们三个叫苦不迭。

俗话说“破屋更遭连夜雨，船漏又遇打头风”，在云南，夏天属于雨季，一年有70%的降雨都在夏季，而且说来就来，毫无征兆。正当我们焦急地左冲右突寻找出路，天公开始不作美，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，砸得人头皮生疼，眼睛睁不开，只见眼前一片迷蒙。巧的是我们谁也没想起来带雨具出门，头顶着背包向树下跑去。

没想到树虽茂密，也挡不住这稠密的雨箭，雨点依旧能穿过枝叶缝隙，射到我们身上；谷虽幽深，也阻不住这强劲的风刀，狂风顺着狭长的裂谷，吹得越来越冷。

王仙瑶抱着膀子，打着寒战说：“我快要冻死了，身上都湿透了，这什么鬼天气，转眼间变那么快，温度也降了很多。”

我也冷得受不了，拧着衣襟上的水不住地跺脚。孙金元比我们俩要淡定得多，他站着一动不动，只是眼珠子向四周来回地扫射，似乎在寻觅着什么。

突然，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提着包说了声“跟我来”，就向着树林后面跑去，我才透过茫茫烟雨隐约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山洞，确实这个时候山洞是很好的去处。





### 第三章 山洞遇险

山洞在一处悬崖畔，比谷底高了一层房子的高度，洞前长了一排深深的杂草，掩去大半个洞口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它的存在。从谷底到洞前挖了十几层阶梯，上面随意铺了些石块，可见此洞有人居住，抑或曾经有人居住过。拾阶而上，三人来到洞口，洞里面光线很暗，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孙金元礼貌性地问了几声有没有人，半天没有回音，可能人已不在，我们放心地走了进去。

洞内还算宽敞，左手墙边堆了一圈石块，里面放些枯枝烂叶，还有一床到处都露着棉絮的被子，显然这里是主人的床铺。床头放着个无盖的木箱，木箱里装满了钉子、锤子、铲子、绳子之类的工具。右边靠外一点用石头砌了个简易的灶台，两根铁条作支撑，上面挂着一个漆黑的陶制罐子，里面还有半罐水，从水质和灶下灰烬来看，主人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。

孙金元在洞里面找到一堆柴，乐呵呵地抱到灶边道：“这恐怕是这位洞主大人留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了！”说着从包里掏出打火机，生起火来。当熊熊火焰升起的时候，我猛然间感到身心都被烤得暖烘烘的。

我对孙金元说：“你还是蛮明智的嘛，怎么会想到要带打火机啊？”

“这是野外生存必备工具。”孙金元毫不保留地接受我的表扬道，“我还有你更想不到的东西呢！”

明亮的篝火把山洞照得通亮，山洞向里一眼却望不到头，天晓得到底有多深，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，只想雨早点停好出去继续寻我们的路。但事与愿违，暴雨一直下到天黑还没有想停止的势头，看来晚上要在山洞里过夜了。



此时身上的衣服早烤干了，吃了点东西，体力也恢复了不少，闲来无事，在山洞中左右观看。突然在一处比较平整的石头上，我发现有人用简单线条笨拙地刻的一些东西，便叫他们过来看。来看看去我们都觉得这应该是大峡谷的地形图，但画得一点都不规范。图上很多地方画着圆圈，标着峡谷的某个方位，有的是空心，有的里面则打着“×”，看不明白其中的用意。当然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圆圈，而是想看看上面有没有关于出口的记录，可很遗憾，整条峡谷都找遍了也没看到类似出口的标记。

这未免有点令人失望，我们又寻找了其他可能的角落，再没有任何发现，眼看时间不早，打算睡觉。

我们把“床”改造了一下，扩大了它的宽度，然后我和孙金元睡在洞口的方向，让王仙瑶睡在里面，旁边又生了一堆火，安稳地睡下。

人乏入睡快，我才刚闭上眼，只觉身子一沉，便坠入梦境。睡梦中，我独自一人在无边无际的大海泛舟，看着碧海蓝天，心旷神怡。忽然一个浪打来，我的一叶扁舟随浪起伏，翻盖在海面上，把我压在船底。我顿时无法呼吸，喝了很多海水，但无论怎样，都游不出去，最后憋得实在受不了，一下子憋醒了！

不对，我睁开了眼睛，怎么还是喘不过气来，而且，一双坚硬有力的手，正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！

是谁！我想叫可是出不了声，用手使劲去掰对方的手，无奈对方的力量太大了，竟然掰不动丝毫。此时山洞中篝火已然熄灭，只有零星的炭火发出点点红光，借着微弱的光，我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东西趴在我脸上，眼睛出奇地大，像是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一般，披散的长毛垂在我脸上，摩擦得满脸瘙痒，第一印象是我遇到毛人了！

毛人是我们那边的一种说法，说是死人见不得生气，身上粘到活人的眼泪，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变成毛人，开始时身上长出一层细细的绒毛，犬牙变长，指甲、头发疯长，真正可以活动需要七七四十九天，犬牙及颈，指甲一寸多长，毛发遍布全身，那时候它能够出来伤害人



畜，对付起来就难多了。毛人是僵尸的一种，一旦起尸，力大无穷，遇到它是必死无疑。

眼前这个东西很可能就是毛人，我心里十分恐惧，想喊孙金元起来，生怕他已经被害。对方越掐越紧，眼看我就要没气了，用尽身体最后一股力量，向孙金元猛踹一脚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

等我再次醒来，山洞里又亮起了火光，孙金元就坐在篝火边，看着躺在地上的王仙瑶。我揉了揉还隐隐作痛的脖子走过去，说道：“刚才是不是毛人？怎么王仙瑶也被袭击了？她没事吧？”

孙金元摇摇头：“哪有什么毛人，刚才掐你的是仙瑶！”

“那她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看着王仙瑶血淋淋的额头，心疼地问道。

“是我打的！”孙金元表情痛苦地回答。

我听得满腹疑惑，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孙金元告诉我说：“我在睡梦中被你惊醒，看到有东西正趴在你脸上掐着你的脖子，我以为是什么动物或怪物要伤害你，情急之下抄起一块石头砸过去，它便倒下了。等我打开火机照过去才发现砸晕的是仙瑶，而你也已昏迷不醒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，仙瑶怎么会去害你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呼吸困难醒来时她已经那样掐着我了，依我看不像出于她的本意，你没见她那狰狞的面目完全不是个人样，我怀疑她是中邪了！”

王仙瑶直挺挺地躺在火堆旁，面部惨白毫无血色，只有口鼻尚存的气息证明她还活着。额头上的伤口孙金元已经用纱布止血，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不论我们如何摇晃她还是不见动静。我轻轻抱起她的头，想让她头部脱离冰凉的地面而舒服一点，手却触碰到她脑袋后面有什么异样，忙招呼着孙金元帮她翻过身子，只见一个咖啡色的虫子趴在她的脖子后面，虫子头部已经深深陷入肉中，外面还露出一指多长的身体，尾巴就像燕子尾巴一样两边分开，还不时夹一下以保护自己不受偷袭。

看到这种景象我吓呆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虫子，还这么恐怖地钻



到王仙瑶的身体里面。为了不让她承受更多的痛苦，我赶忙用手去揪，想把虫子拽出来。

孙金元却拦住我说：“不能直接往外拔，那样它感觉到外面的危险以为里面才安全，会奋力往里钻，钻到肉里面就麻烦了。就算钻不进去，拉断了也不好弄出来。”说着拿过旁边的鞋子，啪啪啪对着虫子打了起来，几下便把虫子打得晕头转向，虫子吃痛松了口，慢慢地退出皮肉，掉到地上，想逃走，却被孙金元用鞋子按住动不了。